

国际政治经济与安全译丛



# 日本以外

东亚区域主义的动态

## BEYOND JAPAN

THE DYNAMICS OF  
EAST ASIAN



YZLI0890146214



[美] 彼得·J·卡赞斯坦 (Peter J. Katzenstein) [日] 白石隆 (Takashi Shiraishi) / 编 王星宇 / 译

# 谁主未来东亚沉浮？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际政治经济与安全译丛

# 日本以外

东亚区域主义的动态

## BEYOND JAPAN

THE DYNAMICS OF EAST ASIAN REGIONALISM

[美] 彼得·J·卡赞斯坦 (Peter J. Katzenstein) [日] 白石隆 (Takashi Shiraishi) / 编

王星宇 / 译



YZLI089014521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以外:东亚区域主义的动态/(美)卡赞斯坦,(日)白石隆编;王星宇译.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国际政治经济与安全译丛)

ISBN 978-7-300-14314-9

I. ①日… II. ①卡…②白…③王… III. ①国际关系—研究—东亚  
IV. ①D822.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07449 号

国际政治经济与安全译丛

日本以外:东亚区域主义的动态

[美]彼得·J·卡赞斯坦 [日]白石隆/编

王星宇/译

Riben Yiwai

---

|      |                                                                   |      |                    |
|------|-------------------------------------------------------------------|------|--------------------|
| 出版发行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                    |
| 社 址  |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 邮政编码 | 100080             |
| 电 话  | 010-62511242(总编室)                                                 |      | 010-62511398(质管部)  |
|      | 010-82501766(邮购部)                                                 |      | 010-62514148(门市部)  |
|      |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      |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
| 网 址  | <a href="http://www.crup.com.cn">http://www.crup.com.cn</a>       |      |                    |
|      | <a href="http://www.ttrnet.com">http://www.ttrnet.com</a> (人大教研网) |      |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
| 印 刷  |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      |                    |
| 规 格  | 160 mm×230 mm 16 开本                                               | 版 次  |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
| 印 张  | 21.5 插页 1                                                         | 印 次  |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 字 数  | 311 000                                                           | 定 价  | 58.00 元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 前言

这个项目是十多年前一次富有成效的合作的延续。本书之前的那本书 (Katzenstein and Shiraishi 1997) 出版后不久, 我们留意到许多正在发生的日本和东亚的不易被人注意到的变化。在东京一家非常不错的餐厅用餐时, 我们有了要出一本书的构想, 这本书将着眼于日本模式的裂痕是如何形成的, 又如何被充满活力的亚洲区域主义所重塑。

从最初洞悉到这一问题到组织一批我们认为具备全面的知识和深刻的分析能力的作者来帮我们完成此书, 花费了一些时间。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是曾经和我们一起在康奈尔工作过的同事, 既有白石隆教授去京都大学之前的, 也有之后的。

这本书最初的纲要是2003年1月我们在京都开会时, 即在“日本走进亚洲”(Japan into Asia)的研讨会上提出来的。接下来, 2004年1月在火奴鲁鲁的东西方研究中心又举行了一个研讨会, 会上讨论了全部的文稿。我们感谢经济产业研究所 (Research Institute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RIETI) 提供了资金, 白石隆教授在那里任教。我们感谢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主办了第一次会议。我们特别感谢经济产业研究所、康奈尔的沃特·S·小卡朋特国际研究教授团 (Walter S. Carpenter, Jr. Professorship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东西方研究中心提供了经费并为第二次会议提供人手。

彼得·古雷维奇 (Peter Gourevitch) 和迈尔斯·卡勒 (Miles Kahler) 毫不吝惜地贡献了他们的时间, 讨论了第二次会议上的许多论文。他们所做的远不止帮助我们使每篇论文的论证更加犀利。他们帮助我们厘清

思路，搞清楚这个项目的重点所在；并且用更准确的语言清楚地表达出项目背后的核心思想。在这些方面他们所做的评论是无价的。所有参与项目的人，特别是两位编者，对彼得和迈尔斯都致以深深的谢意。

两位康奈尔大学出版社的审稿人仔细并且以极具洞察力的眼光阅读了本书的文稿。罗杰·海登（Roger Haydon）以他一贯的速度和幽默读完了书稿，他的这两个品质让他在各类学者中、在世界各地都拥有了一大批忠实的追随者。在我们将书稿送交康奈尔大学出版社之前，斯蒂芬妮·霍夫曼（Stephanie Hofmann）备好了手稿的最后版本。最后，卡伦·华（Karen Hwa）审查了出版此书最后环节。我们向他们几位致谢。

我们还要感谢为本书供稿的作者们，他们心甘情愿地容忍了我们的种种要求。没有他们的才智，这个项目是不可能完成的。

最后，我们要感谢我们已经延续十余年的知性的友谊，地理上的距离没有使我们的友谊黯然失色。

彼得·J·卡赞斯坦于纽约

白石隆于京都

## 目 录 | Contents .....

### 第1章 东亚——日本以外

- 4/ 东亚的区域形成：国家模式以外
- 15/ 参与者和机制
- 19/ 超越国家模式
- 30/ 超越等级和二元论的区域进程

### 第一部分 日本

#### 第2章 10年的政治低迷：当政治逻辑战胜经济理性

- 42/ 民主和政策上的变革
- 43/ 社会经济学和宪政政治
- 48/ 没有终点的经济低迷
- 49/ 投票者反抗的障碍
- 54/ 另外一个经济议程在结构上的障碍
- 63/ 展望未来：改革对抵制

#### 第3章 学生、闲散人员、单身者、老年人和外来者：改变一个家庭国家

- 70/ 家庭式的日本
- 74/ 学生：通往学术成功的私人捷径和学校  
与工作之间联系的失败
- 76/ 闲散人员：就业冰河时期里年轻的“飞  
特族”

78/ 单身：可以说“不！”的女性

81/ 自立的老年人：独立的生活还是孤独的心？

85/ 夹在中间的外来者：揭开民族同种的秘密

87/ 日本的未来：以“家庭”的方式吗？

## 第二部分 平衡美国和日本

## 第4章 不可移动的目标?

## 日本在东亚的安全政策

|      |                      |
|------|----------------------|
| 96/  | 日本的外部安全政策            |
| 101/ | 日本的社会安全政策            |
| 107/ | 2001 年“9·11”前日本的反恐政策 |
| 113/ | “9·11”的影响            |

## 第5章 创造一个区域性的舞台：金融行业的重建、全球化和区域形成

122/ 日本的金融制度：危机和变革

126/ 全球力量：市场和国际规则

134/ 为金融合作创造区域空间

## 第6章 政治如何赶上市场？

## 寻找东亚的经济区域主义

|      |                |
|------|----------------|
| 144/ | 塑造区域主义的因素      |
| 146/ | 东亚的区域化         |
| 154/ | 东亚区域主义的演进      |
| 167/ | 区域发展中的美国、日本和中国 |

## 第三部分 国家模式的终结

## 第7章 在东亚区域化中寻找新的角色：电子产业中的日本生产网络

- 177/ 全球生产网络和区域化
- 179/ 扩大并升级和东亚的联系
- 180/ 对东亚日益增长的依赖性
- 185/ 对变革的制约：体制上的弱点
- 196/ 杂交——和亚洲公司结成伙伴关系

## 第8章 地区的虾、全球的树、中国的蔬菜：日本—东亚关系中的环境

- 208/ 日本可再生资源密集型进口的宏观模式
- 213/ 日本的变化：消费、零售和获取货源的策略
- 215/ 亚洲的自由化和农业工业化
- 219/ 中国的崛起
- 221/ 区域政治生态学
- 225/ 区域化、环境、全球化

## 第9章 狭路交锋：软权力和日本流行文化在东亚的政治学

- 231/ 日本流行文化在亚洲
- 235/ 作为想法的“软权力”
- 237/ 对日本流行文化的新关注

索引\*

4

## 第 1 章 >>>

# 东亚——日本以外

彼得·J·卡赞斯坦

——我感谢本书的所有作者，他们对本章前面的几稿提出了非常有帮助的意见；感谢彼得·古雷维奇和迈尔斯·卡勒在火奴鲁鲁东西方研究中心的研讨会上做出了非常尖锐的评论；感谢康奈尔政治经济研究讨论会上的与会者热情的批评；感谢罗杰·海登多年来锋利的笔触和不同凡响的幽默；感谢康奈尔大学出版社两位审稿人一针见血的评论。

东亚正处在不断的变化中，这个地区内的每个国家就像一根线，这些代表不同国家的线正被编织到一起，织就一幅新的区域性的画卷。区域主义（此处按习惯做法定义）和区域化（此处定义为一个需要参与的过程）不再是某个具体的国家的模式。相反，它们正在把这些模式组合到一起，形成新的、不同的、远远超过任何国家的模式。

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批评家和政客以前都是从不同国家模式的起起伏伏的角度思考区域形成。比如，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和美国

走的是不同的道路。当日本在 20 世纪 80 年代高速发展时，美国却把注意力放在国家危机的预警上；人们普遍认为东亚能反映出这种国家命运上的转变，因为日本统治下的和平就在眼前。20 世纪 90 年代见证了一个大逆转。现在，美国的实力达到顶点，日本却踌躇不前；东亚再次成为投射出这种国家命运转移的屏幕，只是这次时代变了，变成美国治下的和平。同时，中国的崛起暗示着一个新的地区大国的到来，还有印度潜伏在后方。如果我们继续愚蠢地坚持国家模式的区域延伸，那么中国和印度的时代将会到来，也会消逝。对于国家模式不恰当的崇拜是短暂的——似乎每个模式在衰落之前都经历了短暂的辉煌。

现在转变观点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东亚正快速超越任何单一国家模式，发展成为几种选择共存的局面，并且出现了真正的复合型的区域主义。本书通过具体考察日本和东亚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论述此观点。本书会成为研究区域形成方方面面的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项目。这样的一个研究项目要求我们从美国和美国化、中国和中国化、印度尼西亚和伊斯兰化以及其他亚洲政体的观点来追踪这些过程，其中一些亚洲国家创造出了具有特色的参与这一地区事务的形式。因此，本书采用的是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并着眼于小的焦点。可是，如果本书，从日本的观点来看，在东亚区域主义否认了传统上对这一问题认识的案例研究是成功的话，那么其他的学者可以从对其他国家有利的原则出发来研究复合型的区域主义。

这个论点对于那些把日本看做一个正在衰退的政治、经济大国的人来说，可能还不够有说服力。日本 2002 年最畅销的歌曲名字是《好的，不要当第一》(It's OK. Not be Be No. 1) (Onishi 2004a)，这和傅高义 (Ezra Vogel) 的《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 (1979) 正好背道而驰。难道中国不是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亚洲的领头羊了吗？难道中国不是最有可能挑战美国第一位置的国家吗？那么为什么要从日本的观点分析东亚区域主义？这些问题看似有道理，因为现在媒体中有很多对中国有利的报道，这让人回想起 20 世纪 80 年代媒体对日本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奉承。但是，这些都很牵强。

从经济规模来看,日本排在中国之前,并且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仍将如此。2002年日本占全球国民收入的13.5%,而中国是3.5%(Beattie 2004)。市场流通最能表现出地区活力,从这方面来看,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领先中国,与中国之比大约是4:1——人均大约为40:1。<sup>[1]</sup>在经历了十余年的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之后,日本仍然是世界上的第二经济大国。中国的GDP,按照和日本的比例,在20世纪90年代从13%增加到23%。而日本在东北亚和东南亚总的区域GDP中所占的份额由72%下降到65%<sup>[2]</sup>。这种转变意义非凡,所有中国的邻国,包括日本,都在仔细考量这一变化。然而这些数字说明中国要在经济上赶超日本尚需时日。

虽然中国增加了它的国防预算,但就总的国防费用以及军队的技术尖端程度来看,中国仍然是远远落后于日本的区域军事大国。半个世纪以来,日本和美国之间一直保持持久的同盟关系。由于日本可能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持中立的立场,未来东亚的权力转移将决定性地取决于日本和东亚如何参与对方事务。

最后,日本经济、社会的技术尖端继续大幅度领先中国。中国进入世界市场依赖的是外国公司的投资和技术。这样的事实制约着中国,使中国无法成为日本或美国在技术上的对手。中国自从1978年开始进行经济改革以来,已经吸纳了大约500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这是日本在1945—2000年间积累总和的10倍。2002—2003年,外资公司出口额占中国总出口的55%,占高科技产品出口量的85%。外商独资企业占中国新外国直接投资的65%,并且掌控着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和合资企业相比,它们更不愿意向中国公司转让技术(Gilboy 2004, 36—41)。因此,中国的发展模式和日本、韩国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外国人对中国技术的基础有更大的控制权。

总之,给予中国应有的地位和因为所有不相关的意图和目的而对日本下结论之间是有区别的。在两国的声望方面正在不断发生变化,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中国显然胜过日本。但是相当大的经济、军事和技术上的差距仍将使今天日本的地位和明天的中国可能会达到的地位有所区别。

在第一章里,我要解决四个问题。首先,日本化、美国化这样的过程

是如何结合到一起的，对于真正属于复合型的东亚地区而言，越来越严重的中国化会产生什么影响？其次，谁是东亚区域化最重要的角色？最重要的机制又是什么？再次，在哪个政策领域里，仍旧可以辨别出国家模式的区域延伸？在哪些领域里这些模式已经完全融为一体了？最后，我们该如何思考东亚并分析东亚在区域构成中的新力量？

## 东亚的区域形成：国家模式以外

东亚不仅仅是具体的国家模式的延伸。在某些方面，日本和美国通过各种各样的和约在塑造东亚。在其他方面，一些进程正在缔造东亚。这些进程使东亚实际上不可能摆脱截然不同的国家影响。就具体的技术、流行文化和民主问题而言，我阐述了两种情况，因此把第4章到第9章的主要结论概括一下就是：东亚正朝着某个单一国家模式影响以外的模式发展。

### 日本化

日本化的概念是一个抽象术语，指的是多样化的、经实践验证过的模式（Elger and Smith 1994b, 37-38）。没有固定的标准来衡量日本化的传播。相反，日本化是一个不受限制的过程，包括传播、效仿以及采纳生产、消费和行为的独特的模式。因此日本化没有提供可以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环境下复制的清楚的模式。精心的机构设计、共同的认知模型和规范的秩序所带来的持续的渐变以及竞争性利益驱动下的政治冲突，都会导致不同模式的组合。对日本化所进行的最为细致的案例研究——美国机车工业，显示出上述所有三个机制的重要性（Westney 1999b, 385, 402-403）。适用于美国汽车行业的日本化的东西也适用于东亚的日本化。

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化”这个词被用来概括从旧的到新的生产范式的转变的特点。日本化指的是日本公司在出口工业制成品，如汽车、汽车零件和电子产品中创造大的生产利润中所表现出的与众不同的才智。日本化还指在海外建立日本工厂，这一行为在全球汽车工业里掀起了革命浪潮。托

尼·阿尔杰 (Tony Elger) 和克里斯·史密斯 (Chris Smith) (1994a, 7) 这样写道,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 “日本化这一概念已经成为一个比较不受限制的调查研究日程的标签, 而不是一套对日本生产技术传播的范围和特点的强硬断言”。然而人们对“日本模式”的意识随着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铺开而增加, 特别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当时, 东亚国家的政府和汽车生产商寻求日本的投资并鼓励引进新产品和生产流程。美国贸易保护所带来的威胁激励日本公司在日本以外的地方创造出新的生产平台。而且, 日本政府喜欢把对外直接投资当做再循环日本大量的贸易顺差的一种很有吸引力的方式。20 世纪 80 年代, 形形色色的角色带着复杂的动机, 推动了日本化的进程。

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 日本开始挑战美国在关键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到 20 世纪 90 年代, 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重要技术的领导者, 并深入到几十年前还只是美国公司所垄断的领域 (Hatch and Yamamura 1996, 97-98; Yakushiji 1986)。日本的决策者把技术看做宝贵的国家财富, 需要高度警惕地加以保卫 (Katzenstein 1996, 138-142); 日本生产商非常渴望获得技术而且极不愿意丧失技术。理查德·萨缪尔斯 (Richard Samuels) 仔细地分析过这一过程。自从 1945 年以来, 日本以几千亿美金的代价取得了其他国家开发出来的几百亿美金的技术。萨缪尔斯 (1994, 187) 写道: “一旦买下这些技术, 很快就会获准合作生产。合作生产之后就是合作开发。这些都在预算范围之内, 也符合政治意愿, 现在合作开发的项目今后将变成本国化生产。”在其他工业化国家, 外国公司在专利应用中所占的比例有所增长, 日本却与此相反, 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中期, 这一份额下降了大约 50%。在美国和欧洲, 外国公司在全部专利中所占的份额是日本的 5~7 倍。

在技术出口方面, 情况则有很大的不同。在技术完全转化成商品之前, 日本公司并不情愿丧失任何技术, 而且日本技术出口到非附属公司的比例已经有所下降 (Hatch 2000, 356)。长期以来, 日本的东亚贸易伙伴对此都颇有怨言, 因为它们的贸易数据显示出它们对日本技术极度依赖, 日本是它们关键部件的主要供货商。比如, 台湾的芯片产业, 完全依赖日本的设备制造

商。韩国的汽车工业已经完全和国际生产链条一体化了。在这个生产链中，日本公司往往起主导作用。产品的专门化和后向一体化加强了东亚贸易伙伴和日本之间的联系。正如迪特尔·厄恩斯特（Dieter Ernst）在第7章中告诉我们的那样，随着整个产业充满活力地发展，如果日本不愿意或不能开放技术就会触动日本和邻国的关系（Bello 1993；Katzenstein 2003b）。日本仍然相当超然，抵制全球技术的呼唤——这一立场会带来区域性的后果。

在20世纪90年代，整个东亚出现了新一轮的日本化，这次的日本化浪潮和较早时候的日本化几乎没什么关系。如戴维·莱昂尼（David Leheny）（第9章）和白石隆（第10章）阐述的那样，日本的流行文化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刚刚变得富有的年轻一代“中间大众”的追捧，这些人遍布全东亚的大都市。日本的富足和技术上超强的能力侵袭了这些国家，日本的百货公司和超级市场改变了消费文化（Igarashi, 1997, 7-9）。20世纪90年代，日本流行文化工业的产品——歌曲、电视节目、漫画、玩具、宠物小精灵（Pokemon）游戏、时装和食品，以真正令人瞩目的速度席卷东亚。今天日语在新加坡是最受欢迎的外语。日语不再被看做是能到日本公司工作的护照；相反，日语被看做能打开日本流行文化大门的魔法钥匙。新加坡和日本之间的学生交流以前数量很少，但是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创办的日文系，满足了不断增长的学生需求，即便这种情况发生的背景是新加坡政府开始弱化向日本学习的政策。日文系的教学任务是从新加坡的文化背景出发了解日本，而不是简单地照搬照抄日本的社会习俗。

今天，日本的流行文化在全球都很有吸引力。“凯蒂猫”（Hello Kitty）是西式的，所以它可以在日本销售，而它又具有日本的特点所以又可以在西方销售（McGray 2002, 50）。日本文化产业的部分吸引力来自于它们灵活、吸收力强的特点。日本的文化产品和特有的语言方式促进了它们在某一地区内的传播。它们最大的商业优势就是它们并不传递明显具有日本特点的信息。对此，安妮·阿利森（Anne Allison）（2004, 47-48）这样总结道：

日本的文化产业触动了这个网络技术和后工业社会化时代的千

禧儿童的想象力和生活。它们把灵活性和富有创意的想象合在一起转变成便携式的技术、超可爱的本质和形形色色不同寻常的产品形式。而且，当它在整个世界的儿童娱乐市场的声望（缓慢）上升的时候，日本正在让自己靠近全球文化的中心。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就是远离曾经一直被欧美（特别是美国）所霸占的文化（娱乐）潮流。

这个结论和我们所知道的日本对亚洲民主化的立场相一致（Inoguchi 2000）。日本作为世界上最大或第二大的对外援助国，总是避开明确的政治立场（Miyashita 2003；Arase 1995；Orr 1990）。相反，日本政府制定政策的目标在于改善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环境，并往往采用有利于日本企业利益以及东亚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的方式。当美国要求用一个更政治化的方式解决经济问题时，比如用实施制裁来表示政治上的不支持，如果必须这样做，日本往往会追随美国，但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它相信这样的政策是明智的。<sup>[3]</sup>在亚洲创造充满活力的出口市场是日本援助政策在短期和中期的核心利益，但是日本政府把创造充满活力的民主制度看做长期的事情，这不是靠治国艺术中的经济工具就能加快速度的。

新加坡的经历说明了在相对有利的条件下日本化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新加坡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了非常有组织的“向日本学习”运动。因为新加坡是个小国，相对来讲，日本投资者的数目和日本在新加坡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就被放大了。如果说，东亚的某个地方曾处于日本化的集中影响下，那这个国家就是新加坡。而且，新加坡实现了现代化却并没有失去自我，它对西方现代化的模式进行了创新并使之符合东亚的情况，因此新加坡的官员认为日本尤其具有相关性。

日本的某些做法和模式并不适合新加坡的情况。比如，日本式的管理即便是对于附属于日本的企业也不合适。新加坡盛行个人主义，由于缺乏对公司的忠诚，限制了员工对大型生产厂的依赖。而且像新加坡这种不同种族生活在一起的社会和日本这样的单一民族社会是完全不同的，因而无法不做

任何改动就直接采用日本的管理方式。家庭是新加坡社会的基石，这就使得新加坡不可能转变成像日本那样以公司为基本文化单位的群体文化（Thang and Gan 2000, 11）。新加坡的其他机制和做法与日本的制度和做法有很大关系。比如，质量控制圈在 20 世纪 80 年代被大规模引进到新加坡。同样的还有日本式的邻里警务，尽管新加坡的犯罪率比东京的低，但是对此的需求却很高（Katzenstein 1996, 93）。

新加坡日本化的种种经历揭示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来自日本的最初的支持和对日本制度、社会习俗不时的效仿最终产生的结果是要进行一定的修改以适应当地的情况，再往后会对此越来越冷漠。伦·唐和 S.K. 甘（Leng Thang and S. K. Gan 2000, 21）丝毫没有担心日本化所带来的普遍影响，他们的结论是“自‘向日本学习’时代以来，日本公司和文化出现在新加坡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此相比，日本的影响是相当不够的。这是很荒谬的”。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向日本学习”这个运动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后半期戏剧性地减慢了速度。T.J. 潘佩尔（T. J. Pempel 1997, 76）这样写道：“无论是追随日本的领导还是允许日本成为亚洲通往西方的主要桥梁，在亚洲的很多地方对效仿任何所谓的‘日本模式’是否是个明智的做法都持怀疑态度。”简而言之，在东亚区域的发展过程中，“雁行模式的日本化”已经过时了，现在流行的是“日本以外”。

## 美国化

日本化的情况也适用于美国化。一个多世纪以前，威廉·斯特德（William Stead 1901）认为新世界对旧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即使在那个时候斯特德的观点也只能算得上是部分正确：美国的确在影响世界，但是世界也在影响美国。《韦氏新国际英语辞典》（第三版）（*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把“美国化”定义为移民转变成美国人的过程。现在已经时过境迁了。在融合不同国家的影响方面，把美国、东亚和世界联系到一起的过程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

美国化与全球化和西化关系密切，就像表兄弟一样，但是仔细分析的